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
五十一

詳校官內閣學士臣尹壯圖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魏緄曾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

人部九 内外兄弟 姑 姨 小姨附 嫂叔 娣姒 姊妹

内外兄弟一

增爾雅曰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内兄弟也 山堂肆考曰兩姨之子爲外兄弟姑舅之子爲内兄弟 彙苑曰姊妹之子曰姊弟

内外兄弟二

增南史曰范縝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惟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辨每服縝簡詣　又曰韋叡隨外兄杜幼文為梁州刺史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　唐書曰孔若思陳亡客居鄠勵志於學外兄虞世南曰本朝淪覆吾分湮滅有弟若此知不亡矣

內外兄弟三

原合謀　魏志楊阜與外兄姜敘合謀攻馬超大敗之以報殺本州刺史太守讐　讓封　晉書

羊祜進爵乙封舅子蔡襲

增引入王鉷　奏稱李泌

唐書户部侍郎楊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後譏殺慎矜　唐書開元中員俶九歲升座詞辨如注射帝異之曰員半千孫固應爾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應聲而對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賜束帛敕其家善養之

惡聞笳管　劇話桑麻

南史阮孝緒字士宗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其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云　下見後黃直卿會表兄弟序

泣宥侍郎　薦充侍讀

南史宋武帝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乃以摛為侍讀　唐書崔彥昭與王凝外兄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

彦昭未仕嘗見凝凝嫂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彦昭憾之至是凝爲兵部侍郎彦昭爲相彦昭母教婢多製履韈曰王氏妹必與子同逐吾將共行彦昭聞之泣且拜曰不敢怨凝遂得免

內弟之喪　外家之寶　文中子有内弟之喪不飲酒不食肉郡人非之

唐書韋述父景駿元行冲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冲異之試與語前世事歴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援紙輒就行冲曰外家之寶也

內外兄弟四

原令鼓琴　晉書阮瞻字千里讀書不甚研習而黙識其要善彈琴內兄潘岳每令彈琴終日達夜無忤色不可得而榮辱

増吐餐覆醬　南史阮孝緒外兄王晏貴顯不與相見曽食醬美問之云

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朗陵公

文選詩序朗陵公何敬祖余之從外兄也

原不餞送

城陽太守梁柳皇甫謐從姑子之官有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柳豈古人之道非吾心所安也

爲育其女

唐書柳公綽外兄薛宮蚤卒爲育其女嫁之

內外兄弟五

原詩齊陸厥奉荅內兄顧希叔詩曰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厲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　又曰殂落固云是寂

蔑終如斯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鳧鵠欶儔侶荷芰
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　又曰春華與秋實
庶子及家臣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離宫收杞梓華
屋富徐陳平旦上林苑日入伊水濵　又曰書記旣翩
翩賦歌能妙絶相如恧温麗子雲慚筆札駿足思長坂
柴車畏危轍媿兹山陽讌空此河陽别　又曰平原十
日飲中散千里遊渤海方流滯宜城誰獻詶屏居南山
下臨此歲方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増唐杜少

陵贈表弟詩曰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遥　宋蘇東坡送表弟程懿叔赴潛詩曰與子甥舅氏摧頹各蒼顏並為東諸侯長此佳江山寒松無時花安得插髻鬟惟將老不死一笑榮枯間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鑾挂冠未及耄當獲一紀閑子亦拙進取才高命慳頑譬如萬斛舟行此九折灣九折新得道一漚自塵寰歲晚家鄉路莫遣榛菅還　又送表弟程六

知楚州詩曰炯炯明珠照雙璧當年三老蘇程石里人夾道避鳩杖刺史迎門倒凫舄我時與子皆童兒往往從人覓棗栗健如黄犢不可恃隙過白駒那暇惜醴泉寺古垂橘柚石頭山髙暗松櫟諸孫相逹萬里外一笑未解千憂積子方得郡古山陽老手風生謝刀筆我正含毫紫微閣病眼昏花困書檄莫教印綬繫餘年去歸墳墓當有日功成頭白早歸來共藉梨花作寒食　又上表弟程德孺生日詩曰仗下千官散紫庭時聞小語

説蘇程長身自昔傳甥舅壽骨遥知是弟兄曽活萬人寧望報祇求五畆却歸耕四朝遺老凋零盡鶴髮他年幾個迎

增序宋黄直卿幹代仲兄作會表兄弟序曰北山黄東招其内弟鄭子恭而告之曰吾從母昆弟皆葉出也葉氏兄弟猶吾從母之昆弟也凡三姓四家雖所系不同自吾外祖父母以來一本而已吾嘗記爲童子日外祖父母皆無恙歳冬之朝兄弟畢集相與握手終日談諧

笑語市棗栗相啖迨其去則留連不忍舍旦暮又思之而幸其復來也豈非秉彜良心有不能自已者及其長也而後怵於習俗迫於利害而不能以相保此有識者所當慨念也今吾欲與兄弟約以歲正月之十日六月之二十日會於天寧之浮圖人具肴一柈酒一壺飯一器春蠔夏茘不拘其數合而飲食之古人騷賦詩咏與夫投壺弓矢之具有則攜之以供娛樂相告語以孝弟忠信相問勞以老少安否家計有無至於農圃桑麻之

業皆可抵掌而劇談也晨而往戴星而歸於是重親戚厚風俗豈不善歟子恭曰善哉遂述其言以告諸兄弟

姑一

増釋名曰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　廣雅曰姑謂之威威故也　說文曰威姑也　爾雅曰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姊妹爲從姑父之從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

妹為族祖姑　詩曰問我諸姑　禮曰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又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注降服恩重也　又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所以夫家厚故我薄也

姑二

增左傳曰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

離為震妹于火為姑謂我姪者吾謂之姑謂子團質于泰也列女傳曰梁宣節姑者梁之婦人也其室失火兄子與己子三人在內入取兄子輒得己子及火盛不復得入婦人將赴火人曰本取兄子卒得己子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至赴火婦曰梁國豈可以户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見兄國人哉吾欲復投吾子又失母子之情誓不生遂赴火而死君子曰可謂節姑也　唐書曰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狄仁傑曰陛下欲三思為後姑姪與母子孰親每

以母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無感故卒復唐嗣又曰文宗惡世流侈因漢陽公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間辭宮所服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出禁藏纖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内外相矜扭以成風

姑三

增手披紗扇　身著麻衣

世說溫嶠喪婦從姑劉氏惟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婚姻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

卜玉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世說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騎而反曰人種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誦詩九紙 贈絁十匹 宋書范雲字彦龍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之器也 國史補裴信常話少時姑夫為朝官有雅望信至宅會其退朝深歎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秣為飯信姑曰何前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信曰憩學中信未下階出懷中一經乃贈官絁十匹

但留傳舍 不造門庭 漢書桓嚴尤脩志介姑為司空楊賜夫人初父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嚴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奉

祠因縣發取祠具嚴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忮若此　梁書江子一字元貞統七世孫也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暇之日賓客輻輳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

誼敦表蔡　親締潘楊　博物志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楊經字仲武潘岳作誄文云籍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潘楊之睦有自來矣

姑事婕好　幼從柴后　漢書成帝班婕好彪之姑也　宋史周世宗柴后兄守禮之子幼從姑養太祖家以謹厚見愛按太祖謂周太祖郭威世宗謂晉王榮威之養子也柴后太祖之后姑指柴后而言

猶持節行　見賞名通　列女傳齊攻魯至郊遙見一人攜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棄抱者而抱攜者將欲射之就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棄者誰之子曰己子也妾見不能兩全遂棄己子軍曰何棄所生而抱兄子對曰

子之于母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曰魯有婦人猶持節行況朝廷乎遂回軍不伐魯魯侯聞之賜以束帛號曰義姑

名亞子雲 宋書袁淑字陽源豹之子也少有風概年數歲伯父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為姑夫王宏所賞不為章句之學而博涉名通文彩遒麗

年同元禮 後周書蕭子雲王褒之姑夫特善草隸褒少以姻親往來其家遂相模範俄而名亞子雲並見重于時 漢書鍾皓兄子瑾母李膺之姑也瑾與膺同年俱有聲名

姑四

增散寶堂前 呂頌事見婦人智識類

塵務經心 世說王江州愉夫人謝幼度妹語謝遏曰汝何以都不復進為是塵務經心天分有限

戒典機衡 唐書武三思任丈昌左相

李昭德諫曰承嗣已王不宜典機衡以惑衆且父子猶相篡奪況姑姪乎后矍然曰我未之思也乃罷

歎其義識 北史崔巨倫有姊明慧有才行因患眇一目內外親戚莫有求者其家議欲下嫁之巨倫姑趙叔肖之妻聞而悲感曰吾兄盛德不幸早世豈令此女屈事卑族乃為子翼納之時人歎其義識

姑五

增詩 唐杜甫送重表姪王砯評事使南海詩曰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

嗟爲之久自陳翦鬚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
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鬚十
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
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座眞氣驚户牖
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
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　宋
黄庭堅題徐氏姑壽梅亭詩曰大雛銜枝來作亭小雛
銜實來種花兩雛反哺聲喳喳慈烏髮白爾成家梅梁

丹青射寒日棋英飛雪點青髮二雛同味如春酒壽親一笑宜長久金玉滿堂空爾爲有親舉酒世上稀生育劬勞安可報折棋傾酒著斑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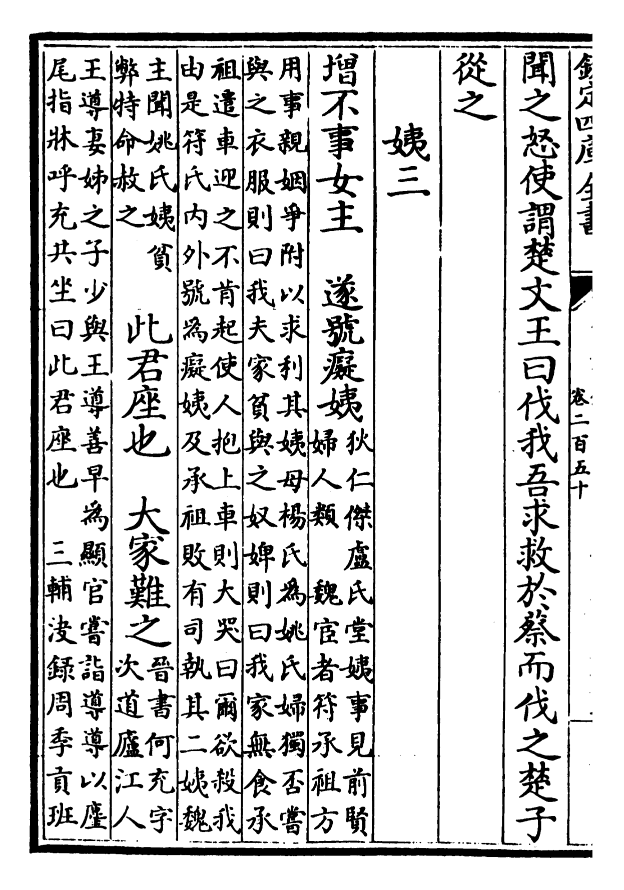
增誌唐柳宗元亡姑陳君夫人權厝誌曰陳君謂宗元曰子之姑孝於家移於我之長睦於族施於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願以爲誌

姨一　小姨附

增爾雅曰母之姊妹爲從母　又曰從母之子爲從母昆弟其女子爲從母姊妹又曰妻之姊妹同出爲姨又曰姊妹之夫爲私　儀禮子夏傳曰從母丈夫婦人報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緦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緦

姨二

增詩曰邢侯之姨　左傳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



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

姨三

增不事女主　遂號癡姨　狄仁傑盧氏堂姨事見前賢婦人類　魏宦者符承祖方用事親姻爭附以求利其姨母楊氏為姚氏婦獨否嘗與之衣服則曰我夫家貧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使人抱上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魏主聞姚氏姨貧弊特命赦之

此君座也　大家難之　晉書何充字次道盧江人王導妻姊之子少與王導善早為顯官嘗詣導導以塵尾指牀呼充共坐曰此君座也　三輔決錄周季貢班

固姊之子也善屬文袁婦作問神具姨曹大家難之

以姨繼室　指妹議婚

左傳齊侯請繼室于晉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不能獨任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内主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遂成婚

龍圖劉公聘未第時娶趙尚書晁之長女早亡而趙氏猶有二妹既而劉公登科趙夫人復欲妻之使妹妁通意劉曰若云武有之德則不敢為婚若言禹別之州則庶可從命蓋嫌七姨骨相寒薄遂娶九姨後生七子九忼皆至大官七姨後適闗生竟不第落魄窮餓莫年劉氏養之終身

供奉夫人　重稱女婿

楊妃外傳謝阿蠻善舞上按曲於清元殿寧王吹笛上羯鼓楊妃琵琶秦國夫人端坐視之上戲曰樂籍今日幸得供奉夫人請一纏頭對曰豈有大唐天子阿姨無錢用耶遂出三百萬為一局

歐陽文

忠公與王宣徽拱辰同為薛簡肅公子壻文忠公娶其長女後卒再娶其妹故文忠公有舊女壻為新女壻大姨夫作小姨夫之戲

姨四

增斷乳懷恩 宋劉懷肅傳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從母生劉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官至會稽太守

再婚從女 蘇文忠公先娶鄉貢進士王弗女其繼室又其從女也

姨五

增詩唐杜甫寄狄明府詩曰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

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凌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僚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絶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眉從天啓汝門請從曾公説太后當朝多巧計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終不汙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波册詔房陵前朝長老皆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久宜裂土食身使門户多旌棨何為飄泊岷漢間干謁王

候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瀟瀟露泥泥虎之飢

下巉巖蛟之横出清泚早歸來黄土汙人眼易眯

嫂叔一

增釋名曰嫂叟也老稱也叟縮也人及物皆小縮於舊

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嫂俶然却步也　禮

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葢推而遠之也　又曰嫂不撫叔

叔不撫嫂爲喪中　又曰嫂叔不通問　儀禮曰嫂者

尊嚴之稱　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爲嫂弟之妻爲婦

漢書注曰西方謂亡嫂爲丘嫂丘空也兄亡獨有嫂
也或云丘大也長嫂之稱史記丘作巨

嫂叔二

增禮記曰子思之哭嫂也爲位　後漢書曰馬援敬事
寡嫂不冠不入廬　世説曰阮籍嫂常還家籍與之别
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耶　孔帖曰趙宏智奉嫂
謹甚　又曰王珪奉寡嫂家事咨而後行　又曰徐彦
伯事寡嫂謹　山堂肆考曰韓愈親兄名介嫂鄭氏愈

生三歲而孤嫂視愈如子所謂鞠於嫂氏是也

嫂叔三

增市米　責錢　南史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時有山陰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會稽典錄鄭宏守陽羨縣民有弟用兄錢者為嫂所責未還嫂詣宏訴宏為叔還錢兄聞之慙愧自繫於獄遂遣婦齎錢還宏宏不受也

聽講　讓財　鄭洛鼎岐記盧度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度弟元明隔紗帳以聽之　下詳兄弟三

原厭高祖　嫉陳平　上漢高祖事見前叔姪類　史記陳平與兄伯居伯常縱平游學人或謂平何食而肥其嫂嫉平不視家產曰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棄其婦

小郎

解圍　童子愈疾

世說晉王凝之妻謝氏道韞獻之與客譚議辭理将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幛自蔽論獻之前義客不能屈也　晉書顔含字宏都嫂老失明含躬親省視病須髯蛇膽為藥含求不得有童子持一青囊授含開之乃髯蛇膽出户化為青鳥飛去嫂疾便愈

長養方朔　怒杖小郎

漢書東方朔上書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世説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貪鄙令婢擔糞澄年十四諫郭怒謂澄曰太夫人臨終以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捉裾杖之澄踰窓得免

增賣身營塚　罄槖遺資

晉書吳達之義興人嫂亡無以具葬乃自賣為十夫傭以營葬　南唐書丘旭字孟陽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秋試將通寡嫂劉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嫂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鬻況貲用于是罄槖遺之旭不得已復就鄉舉明年

春試厚德載物
賦旭為第一

嫂叔四

原人言盜嫂 漢書人言陳平盜嫂 不為炊 史記蘇秦說秦不遇顦顇而歸兄嫂娣妹皆笑之妻不下機嫂不為炊及佩六國相印歸昆弟妻嫂側目不敢視秦秦笑謂曰何前倨而後恭嫂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無兄盜嫂 通鑑直不疑為郎朝見人或毀不疑曰狀貌雖美善盜嫂不疑曰我無兄然終不自明 傭耕養嫂 後漢書第五訪字子謀少孤貧傭耕以養嫂 婢贈歌 樂志白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其婢製白團扇歌以贈珉 謝安譽嫂 世說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堪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

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攜朗去安謂座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也

爭田 逸民傳高鳳為太守所召恐不得免乃與寡嫂爭田由是不仕

魏舒將嫂 魏舒曰得八百户長將老嫂入官舍斯願足矣

增謹於事嫂 宋書蔡興宗幼立風概家行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姑兄子有聞於世

事之如母 南齊書韓靈敏兄靈珍亡無子嫂卓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叔射殺牛 牛宏事見前兄弟類

嫂叔五

增書宋王錫妻范氏與錫弟僧達書曰昔謝太傅奉嫂

王夫人如慈母今祭輿宗亦有共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

增文唐韓愈祭嫂鄭氏文曰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乃有聞念茲鈍頑非訓曷因孰云此來乃覩靈轜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者韶州之行受命於兄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期今豈敢忘天實臨

之

增議唐魏徵嫂叔服議曰記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嫂叔之不服蓋推而遠之也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恩禮甚篤顏宏都則極誠致感馬援則見之必冠孔伋則哭之爲位察其所尚之旨豈非先覺者歟

娣姒一

增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注云同出

謂同嫁事一夫也事一夫者以已先生為姒後生為娣

又曰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　爾雅疏

曰世人疑娣姒之名皆以兄妻呼弟婦為娣弟妻呼兄妻為姒然公羊傳諸侯娶一國二國往媵以姪娣從娣者何弟也是以其弟解娣自然以長解姒長謂身之年長非夫之年長也左傳穆姜不以聲伯之母為姒又叔向之嫂謂叔向之妻為姒二者皆呼夫弟之妻為姒豈計夫之長幼乎　禮記内則曰介婦請於冢婦無敢敵

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娣姒猶兄弟也　李翺楊烈女傳曰婦人女子順和于娣姒則賢矣

合璧事類曰娣姒今或曰妯娌

娣姒二

增左傳曰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

又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按伯石即楊食我夏姬之女所生也

娣姒三

增時稱鍾郝　姻恥蕭成

世說王司徒渾妻鍾氏字琰與弟湛妻郝氏皆有德行琰雖門高與郝氏相親重郝不以賤下鍾鍾不以貴陵郝時稱鍾夫人之禮郝夫人之法　唐書高宗以太平公主適薛紹武后以薛顗妻蕭氏顗弟緒妻成氏非貴族欲出之曰我女豈可與田舍女相為妯娌耶或曰蕭氏瑀之姪孫國家舊姻乃止

復還兗鑰　乃事干戈

唐書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籍貲財納兗鑰于姒光進命反之曰娣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五代史梁太祖破朱瑾納其妻以歸瑾妻見皇后張氏再拜后愴然泣下曰兖鄆與司空同姓之國昆仲之間以小故乃興干戈而使吾姒至此若不幸汴州不守妾亦如此矣言已又泣太祖感動乃送瑾妻為尼

娣姒四

增皆畏侍姑皇后竇氏事見子婦類　媿作梁山五代史補李濤弟澣娶禮部尚書竇寧國之女年甲稍高結縭之夕竇氏出參濤輒望塵下拜澣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參阿伯豈有荅禮濤曰我不風只將謂是親家母澣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濤又叉手當胸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愧作梁山

姊妹一

增爾雅曰男子謂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又曰姊妹之夫為私　類苑曰姊咨也以先生言可咨問也又曰妹女弟也妹者末也女子先生曰姊後生曰妹

詩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又曰遂及伯姊　又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　禮檀弓曰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不與同器而食

姊妹二

增詩曰譚公維私　左傳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其何補焉遂滅潞酆舒奔
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又曰吳伐楚楚昭王取其
妹以出涉濉水鍾建負之後復國王將嫁季芈辭曰所
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遂使妻鍾建以為
樂尹　又曰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
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注是謂夏姬也　史記曰張敬
叔姊善鼓琴高祖召為宮人徙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長
安與親戚別居故曰戚里　漢書曰李延年妹絕美延

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遺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豈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後漢書曰趙岐取馬融從妹融嘗至其家與從妹宴飲作樂日夕乃出岐與友書曰馬季長雖有名當世而不持士節三輔高士未嘗以華裾𧝒其門岐嘗讀周官二義不通不往造之賤融如此　文士傳曰張温爲孫權所斥其姊妹三人皆有節行已嫁者皆見録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

遂飲樂而死吳朝嘉數鄉人圖畫爲之讚頌云　世說曰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耶　齊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亡盲女臨尸一哭眼皆血出小妹俄舐之左眼即開愈時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也　唐書曰張巡有姊嫁陸氏爲巡補綴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

姊妹三

原　歸妹　易注婦人謂嫁曰歸　哀姊　漢書杜周誠哀老姊　外妹　內賓　左傳

聲伯嫁外妹管於奚之女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外妹謂同母異父也　儀禮有司徹曰主人洗獻內賓於房中內賓姑姊妹也

踰郭　在宮　韓子梁車為鄴令其姊往見之暮而後至閉門因踰郭而入梁車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奪璽而逐之　左傳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

賢智　義烈　綱鑑梁冀誅李固固少子燮字德公姊文姬賢而有智謀匿燮乃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于先公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之休戚在君矣成乃將燮東下得全　下聶政姊事見賢婦人類

詈余　收孩　楚辭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余注嬃屈原姊也申重言也言嬃責原不與衆合乃見流　後漢書盧延遭王莽亂延從女弟年在孩乳棄于溝中延哀而收養遂至成人

增鼓琴 引杖 史記萬石君名奮漢高祖東擊項羽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有姊能鼓琴高祖召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也 江行雜錄宋太祖為殿前點檢北征京師喧言當立點檢為天子太祖密以告家人曰外間洶洶若此將如何太祖姊方在廚引麪杖逐太祖擊之曰大丈夫臨大事可否當決諸胸中乃來家恐怖婦女何為

上書 輟餼 漢書曹壽妻大家班超之妹也超為都護在絕域年老思入玉門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上因徵超還 因話錄庾約為河南兵曹有寡姊在家庾嘗於公堂輟已餼以餉其姊同官嘉歎

能詩 臨畫 張奎妻王荊公之妹也能詩 宋李尚書公擇之妹能臨竹木水石等畫黃山谷有詩

飢寒 慈惠 後魏

書崔亮家貧傭書自業時隴西李沖當朝亮從兄光往依之因謂亮曰安能久事筆硯何不往就李氏彼家饒書因可得學亮曰弟妹飢寒豈可獨飽自可觀書于市安能看人眉睫乎　馮左藏娶開封張顯女早世女臨終曰吾妹慈惠可撫諸孤遂娶之

原微觀意　豈求名

後漢書宋弘為太尉時帝妹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羣臣以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羣臣莫及帝曰試圖之主坐于屏風後召宏問曰貴易妻人情乎宏曰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迴謂主曰事不諧矣　蜀志郭奕遷雍州刺史有寡姊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殺人者吏執之奕曰大丈夫豈以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

抱逵聽書　哀統與粟

漢書賈逵年五歲其姊聞鄰家讀書每抱逵聽之逵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曰吾未有教汝安得三墳五典讀之逵曰憶昔抱聽鄰家讀書　吳志駱統字公緒年八歲時飢多有困者統為減飲食飼之其姊仁

愛見統甚哀曰何不告我而乃自苦以私粟與統

增諸妹豔質　四人美才

蕭韶太清記劉孝儀諸妹文彩豔質甚于神人　陳統字元方綜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俱有美才姊適東莞徐氏生邈二姊適同郡劉氏文章最盛

奉以為師　事之如母

上見宮嬪類　唐書楊慎矜兄弟友愛事姊如母

舍人有禮　刺史無恩

唐書蘇頲事寡姊有禮世稱其德　南史宋朱脩之薄于恩情有姊在鄉里飢寒脩之為荆州刺史未嘗供膳一日往姊家姊為設菜羹粗飯激之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進之致飽

使備嬪嬙　命為妯娌

左傳晉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晉侯謂之少齊少姜卒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曰寡人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寡君之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則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

妹若而人辱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北魏書崔休弟之子愍字長謙濟州刺史盧尚之欲以長女妻之休又為子㥄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婦人欲命姊妹為妯娌尚之感其義于是同日成婚　才亞左芬

名齊道韞　南史鮑令輝照之妹也歌詩清巧擬古尤勝照嘗苔武帝云臣妹才自亞于左芬臣才不及太沖耳　下見前

季隗叔隗　元妃季妃　左傳晉公子重耳取季隗趙衰妻叔隗　晉書慕容垂娶段氏字元妃婉惠有志操嘗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妾季妃曰我亦不作庸人婦鄰人聞而笑之後燕王納元妃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其言

妹為内官

妹稱進士　劉禕之之姊為内官武后遣至外家問疾禕之因賀蘭敏之私省之坐流巂州後為丐還　南楚新聞闗圖有妹能屬文嘗語人曰家有一進士所恨不櫛耳

名姊歸岸　號

長廣橋

荆州圖經南北岸者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歸鄉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梁典長廣橋者宋武帝姊昔賣釵糴米還橋小不敢過無船得渡日晚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乃謂姊曰若異日富貴當長廣此橋後遂為名

誨若嚴師　養成孤妹

尚官宋若昭父廷芬生五女長若莘次若昭若倫若憲若荀若昭文尤高若莘誨諸妹如嚴師　唐書畢攜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成立及攜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

煮粥焚鬚　題門續詠

唐書李勣性友愛其姊嘗病勣親為作粥風回焚其鬚鬢姊曰僕妾甚多何自苦如是勣曰顧姊老勣亦老雖欲久為姊作粥其可得乎　梁書劉孝標有三妹一嫁琅邪王叔英一嫁吳郡張嵊四山一嫁東海徐悱敬業並有文才而徐妻尤清拔所謂

劉三娘字令嫺是也兄孝綽罷官不出為詩題其門曰閉門罷慶弔高臥謝公卿嫺續之曰落花掃仍合藂蘭摘復生

姊妹壻劉覽劾奏　季友與書

梁書劉覽孺弟也除尚書左丞居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　謝承後漢書胡母班字季友八厨之一王匡妹夫也匡受紹旨收班于獄班與匡書畧曰足下拘僕于獄欲以釁鼓此何悖暴無道之甚也僕與董卓何親戚義豈同惡足下張虎狼之口吐長蛇之毒恚卓遷怒何其酷哉

就貸姊夫　知疎婦弟

別傳郭林宗家貧欲游學無資就姊夫貸錢五千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併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蓋幅自障出入入則護前出則掩後　北齊書鄭元禮崔昂婦弟也魏收昂之姊夫昂持元禮數詩示盧思道曰元禮比來詩詠亦不減魏收思道曰未

覺元禮賢于魏收但知姊夫疎於內弟

哀號救壻 世說庾希被誅將戮小弟玉臺子婦宣武女弟也突入哀號曰庾玉臺常因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否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原玉臺一門

悲愴祭夫 劉三娘字令嫺嫁徐悱悱卒令嫺為祭文辭甚悲愴父勉欲為哀辭見此文乃閣筆

姊妹四

原尚右 禮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喪不除 禮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月姊 王者姊事月

得臣之妹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美而無子

引鐮 東觀漢記秦彭字伯平為

山陽太守欲嫁寡妹妹不嫁乃引鐮自害

增鍾氏四龍 後漢書李膺之姑為鍾皓兄之妻生子瑾好學慕古與膺同年俱有令名膺祖太尉修常言瑾似我家性以膺妹妻之生四子亮叔訓秀號四龍安帝時俱為牧守

原引刃 列女傳桓林姊夫劉敬仲早亡桓氏乃引刃割耳以示桓林

留錢五十 風俗通太原郝子廉飢不可得食寒不可得衣一分及一芥不取人過姊留飯密留五十錢於席上而去

增袁家二妹 世說袁彥道有二妹一適殷浩一適謝仁祖語桓溫云恨不更有一人配卿

藜藿雜米 晉書桑虞字子深魏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粒糁藜藿其姊喻之曰滅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哀

不為贅壻 王敬宏妻桓元姊也敬宏之郡元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宏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贅壻乃遣別船送

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

原留錢二百 南史范丹字史雲候姊姊飯之以姊夫不德留錢二百文

增中分祿秩 宋書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

事姊恭順 唐韋顗早孤事姊恭順

悉輸稟祿 唐書裴守真養寡姊甚謹永淳初關中旱悉以稟祿奉姊

姊妹五

原詩晉左思贈妹九嬪悼離詩曰鬱鬱岱清海瀆所經陰精以靈爲祥爲禎我我令妹應期誕生如蘭之秀如芝之榮總角岐嶷髫齔夙成比德古烈異世同聲惟我

惟妹實惟同生早喪先妣恩百常情女子有行實逺父兄骨肉之恩固有歸寧何悟離拆隅以天庭自我不見於今二齡穆穆令妹有德有言才麗漢班明朗楚樊默識若記下筆成篇行顯中閨名播外藩何以為贈勉以列圖何以為言申以詩書相去在近上下欷歔含辭滿胸欝熕不舒

增宋黄魯直寄别陳氏妹曰西風吹天雲頃刻異秦越叔子從天來忽與同姓别餞行在半途一食三四噎遥遥馬嘶斷芳草迷車轍引襟滿眼淚回

首寸心折母氏孝且慈愛養數毛髮諸兒恩至均如指孰可齕汝今始歸人緜緜瓜瓞中畦不灌漑芳意還銷歇黃鳥止邱隅南山採薇蕨擇婦既甚明寡取乃為悅我開賢女傳須已為汝說在宋有伯姬潔身若冰雪下堂失傅母上堂就焚爇吾嘗嘉愿康有婦皆明哲戮力事耦耕甘貧至同穴彼于視三公其猶吹一吷雍容二南閒此婦真豪傑男兒何有哉今壯而善口逢時秉鈞軸邂逅把旄鉞富貴多禍憂朋黨相媒孽等之轂中

游巧者未知拙勿以貧賤故事人不盡節母儀尊聖善
婦道尚曲折葛生晩蔞蔞絺綌代裘褐女工既有餘枕
簟清煩暍誰言淮蔡遠曾不以日月跂予升髙邱佇望
飛鳥滅善懐詩所歌行人勿惜别皇皇太史筆期汝書
英烈　又贈李妹詩曰張侯温如鄧子律能令隂谷自
生春有齊先生之季女十年擇對無可人箕帚掃公堂
上壓家風孝友自相親
原哀辭晉潘岳陽城劉氏妹哀辭曰烏鳴於柏烏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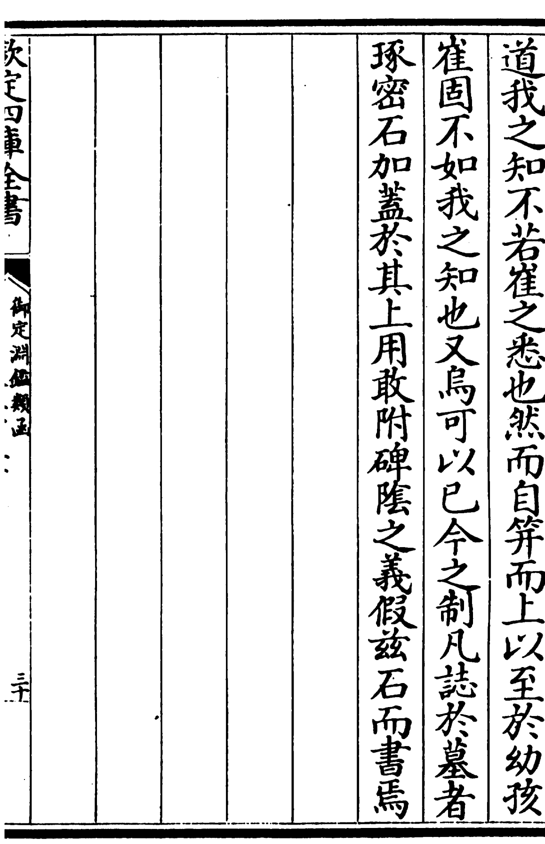
荆徘徊躑躅立聞其聲相彼羽族矧伊人情叩心長叫
痛我同生誕育聖王發竒稚齒如彼名駒昂昂千里劉
氏懐寶未曜隨和伊予輕弱弗克負荷祿微於朝貯匱
於家俾我令妹勤儉備加珍羞罕御器服靡華撫膺恨
毒逝矣柰何哀哀母氏蒸蒸聖慈震慟擗摽何痛如之
魂而有靈豈不慕思嗟哉徃矣當復何時
原書晉徐藻妻陳氏與妹書曰伏見偉方所作先君誄
其述詠勲德則仁風靡墜其言情訴哀則孝心以敘自

非挺生之才孰能克隆聿修若斯者乎執誄反覆觸言
流淚感賴交集悲慰並至元方偉方並年少而有盛才
文辭富豔冠於此世竊不自量有疑一言略陳所懷庶
備起予先君既體弘仁義又動則聖檢奉親極孝事君
盡忠行已也恭養民也惠可謂立德立功示民軌範者
也但道長祚短時乏識眞榮位未登高志不遂本不標
方外迹也老莊者絕聖棄智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
非經典所貴非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邪可共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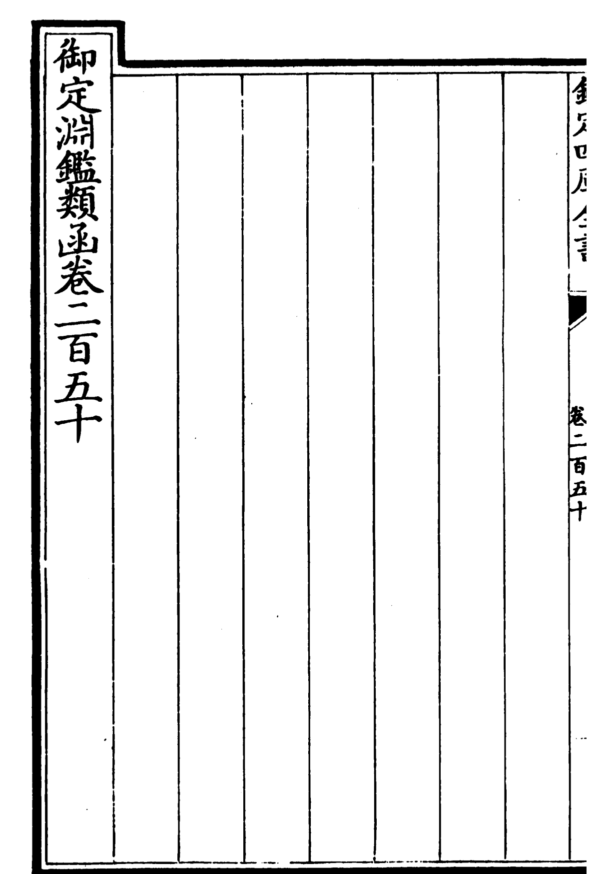
之　宋鮑照與妹書曰吾自發寒雨而全行日少棧石星飯結荷水宿以今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辰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眄方曛東顧三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闚地門之絶景望天際之孤雲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陵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陂池潛演湖潭脈

通栖風之鳥水化之蟲以智吞愚因彊捕小號譟鶩聒紛㧊其中西則回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復漫漫安竭左右青藹表裏紫霄從嶺而西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夕景欲沈曉露將合孤鶴寒歗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憂悲不可說也

增誌銘唐柳宗元亡姊崔氏夫人墓誌曰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銘凡歸於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



道我之知不若翟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
翟固不如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誌於墓者
琢密石加蓋於其上用敢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人部十 女 翁壻 乳母

女一

增彚苑曰女如也從父之教從夫之命故曰如未嫁謂之女已嫁謂之婦　易曰家人利女貞　又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又曰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又曰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又曰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又曰漢有遊女不可求思　又曰有齊季女　又曰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内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注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　又曰女

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凡女拜上右手　又婚義曰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又雜記曰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　又曰男女不雜坐　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　穀梁曰女嫁父母施鞶帶戒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　家語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亂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惡疾子者有喪父長子者　列女傳

曰古者生女三月臥之牀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繼主祭祀也　又曰女子之行於親也孝婦也節母也義而慈止矣

女二

增列女傳曰漆室女魯處女也倚柱悲吟而歎鄰人謂曰欲嫁耶何吟之悲也女曰嗟乎吾傷民心悲而歎豈欲嫁哉自傷懐潔而為鄰人所疑於是褰裳而欲去之

入山林之中見貞女之廟有女貞木焉喟然歎息援琴而歌自縊而死按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不落葉即今之冬青樹也　穀梁曰齊侯送姜氏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女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復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境非禮也　漢書曰呂公善相見高祖曰臣有息女願為執箕箒　晉書曰愍懷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字惠風太子廢衍請絕婚而

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下將妻之惠風拔劒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為逆賊所辱遂遇害　華陽國志曰王廣仕劉聰為西揚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女年十五芳納之於闇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女曰蠻畜我誅父賊父讐不同天母讐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母復以無禮凌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耳恨不得梟汝首於通衢以塞大耻遂自殺　又曰楊姬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渙為尚

書郎告歸姬乃邀道叩涣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涕泣摧感涣憫之語郡縣令為出其父因奇其才為子文方納之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異苑曰楊豐為虎所噬女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搤虎頭父遂得免　孔帖曰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婚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

女三 姪女附 孝女 賢女 烈女並入

原設帨 聞琴 禮女子生設帨于門右帨佩巾也 世說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邕夜鼓琴絃絕琰年六歲曰第二絃又故斷一絃問之曰第四絃邕曰偶中耳琰曰季札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為不知也

供客 喜書 世說周顗母李氏字絡秀顗父浚為將軍出獵遇雨止李氏會其父兄不在絡秀聞浚至與婢于內宰猪羊具饌不聞人聲浚怪使人窺之見一女甚美因求為妾父兄不許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遂許之 魏志甄后九歲喜書用諸兄筆硯兄謂曰汝當習女工用筆為學當作女博士耶

歸寧 失聘 詩歸寧父母 尹文子曰黃公有女至美其父常謙曰醜人謂信然故過時無聘者

增佩環 琢玉 列女傳下堂則從傅母保母進退則鳴玉佩環

呂温集顧復長之如滋芳蘭之易茂姆師教之如琢美玉之易成

識文 續訓

晉書王肅女于文義過目則識祖司徒興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矣 唐書韋温女善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

原憂國患 贖父刑

魯漆室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歎鄰婦曰子欲嫁乎曰非也予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曰此丈夫之憂也女曰不然昔有客過縶馬園中馬逸踐予葵使予終歲不飽葵鄰女奔使予兄追之逢水溺死使予終身無兄予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國有患君臣父子被其辱婦人獨安所避乎 史記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無男有女五人公罵其女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所用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知其廉平今坐法當刑願入官為婢贖父罪使得改過自新書奏文帝哀憐其意乃除肉刑

愛甚四男 何惜一女

上張禹事見君臣問疾類 下終秀事見前供客注

增即汝能矣　一女憐之　列女傳顔氏有三女叔梁紇求婚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為士武力絶倫誰能事之小女徵在曰從父所制父曰即汝能矣遂以歸紇生孔子　唐處士侯高將嫁其女曰吾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與凡子　夢吞玉勝　身繫珠環　南史齊高帝劉皇后母桓氏夢吞玉勝而生后　漢叔先雄者犍為叔先泥和之女也泥和為縣功曹縣長遣詣巴郡太守溺死求尸不得雄晝夜號泣常欲自沈所生一男一女俱幼雄各作一囊盛珠環繫兒身乘小船于父溺處痛哭遂自投水死後六日與父尸相持浮于江上郡縣為雄立碑圖其像焉　聘為王后　召拜才人　齊東郭採桑之女項有大瘤號曰宿瘤閔王出遊東郭百姓皆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召問之對曰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命後車載之女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于是遣歸

使使者加禮往聘迎之女不飾如故隨使者至宮中論堯舜不飾為天下歸善桀紂飾為天下歸惡閔王大感以瘤女為后

唐書徐惠妃生五月而能言四歲能通論語八歲能屬文父孝德嘗使擬離騷遂為小山篇太宗聞之召為才人

代授父書　踵成兄史　漢書伏生名勝濟南人文帝即位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詔使文學掌故鼂錯往受之伏生使其女傳言教錯得二十九篇下曹大家事見姊妹類

治具待賓　負土葬父　唐書李晟女嫁崔氏正歲歸寧晟責曰汝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具以待賓客何遽歸耶乃却之不得進　方輿記有人無男而養七女父亡負土葬之

攘拳操檝　袖劒帷車　趙河津之女曰女涓者簡子南擊楚津吏醉臥不能渡簡子怒欲殺之涓懼曰妾父聞君東渡不測之水故禱于九江三淮之神不勝巫祝杯

酌餘瀝醉至如此妾願以微軀易父之死將渡用檝者少一人涓攘拳操檝而請簡子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簡子歸納為夫人

下趙娥事見婦人才略類

踰城救父

抵甓報仇

上見前　唐衛孝女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歳無兄弟母改嫁女長志報父仇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仇巳報請就刑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廉潔牓辟

烈行旌門

宋史任夢臣任西川路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徒四壁有二女賢甚趙清獻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曰豈敢汙先君清德既行以原物牓于門辟付之守吏二女潔清如此清獻以子姓娶之

唐書京兆人竇氏有伯仲二女永泰中為賊所剽將私之行臨大谷伯曰我豈受汙于賊自投崖下而死仲亦隨之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行詔旌其門

挑文作貢

裹布

為荆 唐元稹織女詩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文嫁不得注云余掾荆時目擊受貢綾戶有終老不嫁之女 東坡集東坡別子由詩森然有六女包裹布與荆蓋子由有六女也又詩云平生無一女誰復歎耳耳按謗有生女耳耳之言故云

築墓建樓 投爐浮履 水經注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金父沒當葬三女自相謂曰先君生吾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元宅騎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父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女築墓二女各建石樓以表孝思樓可高丈七八尺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鑒窮工綺刻妙絕人工 紀聞宣城郡青陽縣有梅根冶孝女李娥吳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爐竭而金不出罪當誅娥年十五痛傷之因火烈遂自投爐中于是金溢爐口娥所躡二履浮出于爐身則化矣其金汁塞爐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於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故吳俗每鑄銅鐵

必先為娍立祠享而祈福

參承太后　薦攝參軍

唐書上召柳公權問得失因言郭旼領邠寧而議者頗有臧否帝曰旼官無玷缺自大金吾位方鎮何所更議荅曰旼誠勲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信乎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事是日帝命中官自南內遣女還郭旼家　玉溪編事王蜀相周庠留司府事時臨邛縣送失火人黃崇嘏纔下獄便貢詩一章周覽詩召見後薦攝府司戶參軍吏胥畏服周欲以女妻之崇嘏又貢詩有幕府若容為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之句周覽詩詰問乃黃使君之女幼失怙蔭惟與老妳同居元未從人周益仰貞潔旋乞罷歸臨邛之舊隱竟莫知存亡焉

憲英才鑒　靳女志操

晉書辛憲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文帝為太子抱毗項曰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英曰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今宜戚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晉書靳康女美姿容有志操劉曜誅靳氏訖將納其女為妾女曰陛下既誅其父母焉用妾為妾聞逆人之誅也尚汙宮伐樹況子女乎號泣請死曜愍乃免之

諫傷槐樹 獨作荆棺 晏子春秋齊景公有所愛槐樹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有不聞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將加罪犯者之女說晏子曰妾聞明君不以禽獸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言于景公乃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古今記荆棺峽壁隙有棺以荆為之昔人有九子父死不能葬一女編荆為棺不知其人矣諺云九子不葬父一女打荆棺

周官音義 大雅風詩 晉書韋逞母宋氏家世儒學母早喪父躬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曰世傳儒業無男可傳汝宜受之勿令絕世又曰謝奕女道韞聰慧有才辯叔父安問毛詩何句最

佳道韞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此句最佳

原姪女妻兄子　抱仲女

論語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後漢書劉平弟仲為賊所殺扶母奔逃仲遺腹女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

誨兄女　活弟孤

禮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從從爾爾無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從從謂大高扈扈為大廣總束髮垂為飾齊縗之總八寸也縚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也　魏志夏侯淵字妙才時大亂餓乏棄其子而活亡弟孤女

箕箒之訓　栁絮之詩

晉書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器服既備袞乃刈荊茢為箕箒命芳曰汝將事舅姑灑埽庭內婦人道也故賜汝匪器之為美欲使汝溫恭朝夕　世說王凝之妻謝道韞叔安嘗內集俄而雪下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曰撒鹽空中差可擬道韞

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安大悅

女四

原志在女工詩序曰后妃在父母之家則志在女工之事尊敬師傅可以歸寧父母　增

汙吾世矣綱鑑齊湣王被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敫家傭敫女奇法章狀貌常竊衣食之因與私焉及齊亡其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共立法章為襄王王立以太史敫女為王后生建敫曰女無媒而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

山名女獄圖經吳興有女獄山漢沈恢以柯田山水佳甚謀居之其女洩之于姻沈戎家奪之恢憤其女賺女歸寧因之苧溪之北山墟間至死不悔仍戒其後三世不舉女戎字威卿說降劇賊尹良光武嘉之封海昏侯不受

女中

王魏文帝郭皇后少而父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遂以女王為字

代父從軍 晉女子木蘭者代父征戍十二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無知其為女子也樂府有木蘭詞

賣犬嫁女 晉書吳隱之將嫁女謝石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

好不可為 世說趙母嫁女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為況惡乎按趙母桐鄉令虞韙妻潁川趙氏女也

撫膺太息 竇毅女事見婦人才略類

幼有志操 廣輿記謝小娥幼有志操曾許嫁段居貞父與居貞同為賈為盜申春申蘭所殺小娥詭服為男子託傭申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娥乃削髮為尼

紫石書文 白樂天女字金鑾年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刊文士傳乃輟以刊女書

飾其愛女 唐書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

且盡張伎飾其愛女曰賣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貞告急于朝詔馬燧李晟等討悅大破之

身陷全親 類書纂要紹興初有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詹氏女年十七歎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女泣拜曰願相從贖父兄命賊釋父兄縛女女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遂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而去

祝女位高 宋祝景先子確女妻朱松生晦翁景先兄女妻汪勃位至樞密確弟砼女妻汪勃之子作礪位至提刑故其鄉人謂祝女位最高又祝堯臣者景先第八子盤之子也常奇第三女曰雖家貧不與凡子堯臣卒後與呂午成婚兩窮相值越七年而午復中第于是祝女位高之語復喧傳于鄉閭按呂午字伯可朱文公書祝氏遺事午嘗跋其後

拾炭題詩 元史傳曰浦城徐嗣源之女名彩鸞略通經史至正十五年青田賊寇浦城嗣源同女逃山谷賊追至持刀欲害嗣

源女前曰此吾父也寧殺我賊舍父而止女令父速去賊拘女至桂林橋女拾炭題詩壁間乃厲聲罵賊投水而死

相繼全貞

野史隆興劉氏二女長曰真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未許嫁陳友諒兵至其母曰城或陷置汝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城陷二女相繼自縊其婢鄭奴亦縊死共全貞節

女五

原詩晉左思嬌女詩曰吾家有嬌女皎皎頗白皙小字為紈素口齒自清歷鬢髮覆廣額雙耳似連璧明朝弄梳臺黛眉類埽迹濃朱衍丹脣黃吻瀾漫赤嬌語若連鎖忿速乃明㦖握筆利彤管篆刻未期益執書愛綈素

誦習矜所獲其姊字惠芳兩目粲如畫輕粧喜樓邊臨鏡忘紡績舉觶擬京兆立的成復易玩弄眉頰閒劇兼機杼役從容好趙舞延袖象飛翮上下絃柱際文史輒卷襞顧眄屏風畫如見已指擿丹青日塵闇明義為隱賾馳騖翔園林果下皆生摘紅葩綴紫蔕萍實驟抵擲貪華風雨中倏忽數百適務躡霜雪戲重綦常累積并心注肴饌端坐理盤槅翰墨戢閑按相與數離逖動為鑪鉦屈屣履任之適止為荼菽據吹吁對鼎鑩脂膩漫

白袖煙薰染阿錫衣被皆重池難與沈水碧任其孺子
意羞受長者責嚬聞當與杖掩淚俱向壁　增梁武帝
河中之水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陽有女名莫愁十
三能織綺十四採桑南陌頭十五嫁作盧家婦十六生
兒字阿侯盧家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
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
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木蘭
詩曰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

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
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木蘭
代爺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羅裳洗却鉛粉粧馳馬赴
軍幕慷慨攜干將　李太白詩曰津妾一棹歌脫父於
嚴刑十子若不肖不如一女英　秦韜玉貧女詩曰蓬
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
憐時世儉梳粧敢將十指誇纖巧不把雙眉鬬畫長每

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李山甫貧女吟曰
平生不識繡衣裳閒把金鍼亦自傷鏡裏只應諳素貌
人間多是信紅粧當年未嫁還憂老終日求媒只道狂
兩意定知無說處暗垂珠淚滴蠶箱
原哀辭魏曹植金瓠哀辭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以授
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在繈褓而撫
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絶何見罰於皇天信吾
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諐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於糞

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又行女
哀辭曰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
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脩之難裁或華髮以終年或懷
妊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
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
高而無階懷此恨而誰訴　晉陸機吳大司馬陸公少
女哀辭曰冉冉晞陽不遂其茂曄曄方華凋芳落秀導
堂涉室髣髴興想人皆有聲爾獨無響　潘岳金鹿哀

辭曰嗟我金鹿天資特挺鬒髮凝膚蛾眉蠐領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瘣木枯荄獨存捐子中野遵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又京陵女公子王氏哀辭曰猗歟公子季女惟王生自洪胄稟茲義方盻倩粲麗窈窕淑良如彼春蘭吐葩含芳葩以霜隕芳以歇盡彼蒼者天何寧斯忍曾未弱笄無疾而隕官朝震驚靡人不愍嗟爾母氏劬勞撫鞠恩斯勤斯是長是育惟屏

媢子奄離顧復哀無斁心涕不輟目于以祖之于掖閨庭于以送之陵岡崔嵬僕馬回眷旗旐旋飛夕陽失映晴烏忘歸皎皎宵月載盈載微冥冥公子一往不追長夜無旦孤魂曷依　又為任子咸妻作孤女澤蘭哀辭曰茫茫造化爰啓英淑猗猗澤蘭應靈誕育鬒髮蛾眉巧笑美目顏耀蘭茗華茂時菊如金之精如蘭之馥淑質彌暢聰惠日新朝夕顧復夙夜盡勤彼蒼者天哀此矜人胡寧不惠忍予眇身俾爾嬰孺微命弗振俯覽衾

禨仰訴穹旻弱子在懐既生不遂存靡託躬没無遺類耳存遺響目想餘顔寢席伏枕摧心剖肝相彼鳥矣和鳴嚶嚶矧伊蘭子音影冥冥彷徨丘壟徙倚墳塋

原誠魏荀爽女誡曰詩云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明當許嫁配適君子竭節從理昬定晨省夜卧早起和顔悦色事如依恃正身潔行稱為順婦以崇螽斯百葉之祉婚姻九族云胡不喜聖人制禮以隅陰陽七歲之男王母不抱七歲之女王父不持親非

父母不與同車親非兄弟不與同筵非禮不動非義不行是故宋伯姬遭火不下堂知必為災傅母不來遂成于灰春秋書之以為高也

原篇魏程曉女典篇曰丈夫百行以功補過婦人四教以備為成婦德闕則仁義廢矣婦言虧則辭令慢矣婦工簡則織紝荒矣是以禮有功宮家室之教詩有牖下蘋藻之奠然後家道諧允儀表則見於內若夫麗色妖容高才美辭貌足傾城言以亂國此乃蘭形棘心玉曜

凡質在邦必危在家必亡

翁壻一

增爾雅曰女之夫為壻壻之父為姻兩壻相謂曰亞又曰同門為僚壻　又曰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　彚苑曰壻女夫也從胥聞一知十為士胥者有才智之稱故謂女之夫為壻也　禮曰婚禮壻親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注舅姑妻父母也以女授壻而戒之無令違於婦道　又曰壻揖讓而升堂

蓋親受之於父母　又曰從服者有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也　儀禮曰壻女子之夫傳曰何以服緦報之也　師古曰謂之贅壻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人身體有疣贅非所應有也　青城山記曰青城山為五岳之長故名丈人峯今世俗呼人婦翁為令岳妻之伯叔為岳　神仙傳曰丈人為岳公丈母為泰水　孫持正曰俗呼人之妻父為岳丈以泰山有丈人峰丈人觀也而呼妻母為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乃衛玠妻父

俗所謂岳丈或當云樂丈也　又曰京洛間謂壻曰倩

翁壻二

增史記曰淳于髠齊之贅壻也　又曰陳餘者大梁人好儒術數游趙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後漢書曰馬融扶風人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從其游學通經籍恂遂奇融才以女妻之　魏崔光傳曰光自從貴達罕所申薦曾啓其女壻彭城劉敬徽云敬徽為荊州五隴城主女隨

夫行常慮寇抄南北分張乞為徐州長史兼別駕暫集
京師肅宗許之時人比之張禹　晉書曰戴淵弟邈華
譚女壻也譚常抑淵而進邈淵每銜之及用事常毀譚
於帝由是官途不至譚恒懷觖望常從容言於帝曰臣
已老矣將待死秘閣汲黯之言復存於今帝不懌久之
加散騎常侍　唐宋遺史曰韋皋字城武京兆人初張
延賞選壻無入意者其妻苗氏賢而知人特選皋曰此
人貴無比以女妻之皐性踈曠不拘細行延賞竊悔由

是婢僕頗輕慢之惟苗氏待之益厚臯因辭東游張氏女罄奩具以治行延賞幸其去以七馱物為贐臯悉還之惟留奩物及書籍而已後五年臯持節西川代延賞乃改姓名作韓翶人莫敢言至大回驛人有報曰代相公者韋臯非韓翶苗氏曰必韋郎也延賞曰天下姓名同者甚衆彼韋生必填溝壑豈能乗吾位乎次日果韋臯也延賞慙懼自西門潛遁臯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求前輕慢者皆杖殺之　唐書曰楊於陵釋褐爲句

容主簿時韓滉性剛嚴少接與及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擇佳壻吾閱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遷戶部尚書　五代史曰周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壻唐德甫補吏行逢曰汝才不堪爲吏吾今私汝則可矣汝居官無狀吾不敢以法貸汝則親戚之恩絶矣與之耕牛具而遣之　青箱雜記曰畢士安之壻曰皇甫泌少時不羈惟事摴博時士安作相累諭不悛欲靣奏使加貶斥方啓口云臣有女

壻皇甫泌適值邉庭有報不暇敷陳他日又欲面奏值
上還内遽引袖起遥語畢曰卿累言壻皇甫泌得非欲
轉官耶可與轉一資畢不敢辨唯而退泌即轉殿中丞
後累典大郡以尚書右丞致仕年八十五　筆録曰晏
元獻判南京范希文以大理寺丞權掌西監一日晏謂
范曰吾一女及笄君為我擇壻范曰監中有二舉子富
皐張為善皆可壻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
儁晏即取富皐為壻後改名即鄭公也為善後亦更名

方平　事文類聚曰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居郡庠中如老成人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　又曰宣徽鄭天休選王禹玉為壻其後為丞相禹玉選鄭達夫後亦為樞相

翁壻三 擇壻併入　友壻附

原坦腹　眇目 世說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命東廂徧觀子弟歸謂鑒曰王氏諸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東牀坦腹食胡餅若不聞訪問乃義之遂妻之　魏略太祖以丁儀令士未見欲妻之問五官將不可及辟儀到嘉其才曰丁掾即兩目盲亦當與女況但眇吾兒誤我五官將即文帝也　出

贅　追還 漢書賈誼曰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贅質也以身為質　魏志袁術字公路為子索呂布女後布怨術女已在途追還絶婚

增乘龍　射雀 杜甫詩門闌多喜氣女壻近乘龍女得賢壻謂之乘龍　下唐高祖事見前夫婦類

袒韝　褫帶 史記張耳子敖嗣立為趙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袒韝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甚慢易之　張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而已衫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褻衣可也

原知張耳　奇茂先 漢書張耳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投父客父客素知張耳而遂嫁之　晉書張華字茂先少孤貧牧羊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之

撾婦翁　慶女壻

後漢書帝戲謂第伍倫曰聞卿為吏撾婦翁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食

劉阮入天台有仙客持桃來慶女壻

姻為襄陽 **辱乞會稽**

晉書劉宏都督荆州朝廷以宏壻夏侯陟為襄陽守宏曰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壻

嚴助侍宴上問所欲對曰家貧為友壻所辱願為會稽太守

壻不恭妻父 **當敬婦翁**

孔叢子陳涉既為王妻之父往依焉涉以眾賓待之長揖不拜父怒不辭而去

陳後主曰婦父乃是翁比女夫乃是兒例柰何不敬婦翁

恃為心膂 **倩作文章**

宇文泰諸子皆幼惟以壻為心膂

六帖崔行功在北齊終鉅鹿太守少好學唐儉愛其才妻以女倩作文奏

裴頠還錢 **孝基歸產**

瓚言王戎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歸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戎然後懽

稗史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止一子不肖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久之見子丐於途孝基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荅曰如得灌園幸矣其灌園稍自力孝基復謂曰汝能管庫乎荅曰得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覺馴謹無他過知其能自新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悉歸之

不啓書函 **常誇珍玩** 唐書劉晏方任權而潘炎乃其壻也雖書疏報荅未嘗輙開時稱炎有古人之風　國史補張垍尚公主在翰林常以珍玩誇于同列張涉曰此乃婦翁與壻非天子賜學士者也

力為營救 **走乞品題** 唐書杜黃裳韋執誼之婦翁初不為執誼所禮及執誼敗黃裳悉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柩葬焉　又曰給事中姚合有詩名士人歸重李頻亦能詩走千里丐其品題合大加奬挹以女妻之

禮重崔樞 **受薄彥允** 又曰工部侍郎張彧李晟之壻也晟在鳳翔又以一女嫁

幕客崔樞禮重之過於彧彧怒遂附於張延賞　唐崔圓李彥允壻受薄於彥允彥允後受偽官當誅圓為相請贖得流嶺外

書藏經笥　詩得津梁

談藪楊玠娶博陵崔季讓女崔富圖籍殆將萬卷成婚之後玠遊其書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被人盜盡曾不之覺崔遽令人檢之玠捫腹曰已藏經笥矣　又曰宋謝師厚為其女擇對見黃山谷詩曰吾得壻如是足矣庭堅往求之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故山谷詩云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津梁

富商能識　處士見奇

唐書王琚諫刺武三思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商識其非常人以女妻之　五代史姚覬少戇不修容止時人莫之知中條山處士司空圖一見以為奇以其女妻之

性似婦翁　夢為子壻

宋呂公著壻范祖禹呂希哲壻趙演二人性氣酷似其婦翁　蘇東坡哭王子立云子為密州子立未嘗相識忽告同舍

生曰吾夢為密州壻何也已而果以子由之子妻之

戲乘竹馬 嘗駕肩輿 後漢書陶謙字恭祖年十四綴帛於旛乘竹馬而戲邑中同縣甘公出遇之見其容貌駐車與語甚悅因許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游戲無度何可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成材遂妻之後為徐州牧封溧陽侯 太原王述謝萬之妻父也為揚州刺史萬嘗衣白綸巾乘平肩輿徑至廳事前謂述曰人言君侯癡君侯信自癡述曰非無此論但晚合耳

文章第一 名位相當 宋史杜祁公衍有女夫人鍾愛必求佳壻衍曰文章器業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 宋朝公卿多有知人之明見於擇壻如趙參政昌言之壻為王文正公旦王文正公旦之壻為韓忠獻公億呂惠穆公弼之壻為韓文定公忠彥李侍郎虛己之壻為晏元獻公殊殊之壻為富文忠弼與楊尚書察富文忠弼之壻為馮宣徽京陳康肅堯咨之壻為賈

文元昌朝與曾宣靖公亮其後翁壻名位風節往往相當前代所不及也

師稱爲快　帝歎其佳

後魏書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弟子五百餘人瑀有女選壻意在延明設一席曰吾有女欲覓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而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唐紀權德輿爲相其壻翰林學士獨孤郁以嫌自白去內職憲宗歎曰德輿乃有佳壻我反不及耶

賣犬遺嫁　繫羊爲禮

上吳隱之事見女類　宋孔淳之與王敬宏友敬宏以女適淳之子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於飲迄暮而歸或問其故答曰此亦農夫田婦之禮也

翁求名士　女識大魁

澠水燕談孫明復先生居泰山之陽枯槁顦顇鬚鬢皓白家貧不娶故相文定公李迪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獨居誰事左右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箒先生固辭石介與其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

令丞相欲託以子是髙先生名義也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而以嫁山谷衰老藜藿不充之人子不可不成相國之賢名遂娶之其女事先生盡禮先生後以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　南部新書李翱尚書牧江淮郡日進士盧儲投卷來謁李置文卷几案間長女及笄見文卷尋繹數四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為狀頭李公聞之深異其語及納為壻來年果狀頭及第纔過殿試即赴佳期

遂牽紅線　兼賜緋衣

天寶遺事郭元振少美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曰吾女各有姿色但不知誰是配偶使五女各持一線於幔前取便牽之元振欣然從命遂牽一紅線乃第三女果有姿色　酉陽雜俎明皇封禪泰山張説為封禪使説女壻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級惟鄭鎰因説驟遷五品兼賜緋衣因大酺明皇見鎰官位騰跳怪而問之鎰無辭以對黄幡綽曰此乃泰山之力也

族呼鸜雀　廏有

麟麒 唐韋詵為潤州刺史裴寬時官參軍詵一日望見寬於後圃有所瘞藏召問之曰適有人餉鹿委而去寬義不以苞苴汙家故瘞之詵嗟異謂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衣碧衣瘠而長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後勳德著聞官至尚書 三十國春秋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為劉景廄卒以馬肥良引為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謂其妻曰為女求夫三年不覺廄有麒麟於是妻之

友壻雅號同門 詩稱姻亞 上爾雅見前 下詩瑣瑣姻亞

相稱曰亞 共謂為私 上爾雅見前 下詩見姊妹類

叔隗季隗 大喬小喬 上見姊妹類 吳志周瑜字公瑾為中護軍從孫策攻皖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為壻亦足為歡

同日成婚 一時連袂

上崔休事見姊妹類　李晉卿有二女其子與岳州判官王樂道布衣滕元發相善李死語家人曰長女配樂道次者元發二壻足矣二人遂皆連袂次舉元發登科不日相繼翰林遂為兩府世傳李氏女多貴

俱娶韓女　**同為曹壻**　李漢字南紀韓愈之門人與蔣係皆為愈子壻　南史謝誨庾登之俱曹氏壻誨為荊州刺史請登之為長史登之意甚不愜故到任牋初無感謝之言

皆娶盧女　**同為薛壻**　唐光韓愈俱娶盧貽府君女　宋王拱辰歐陽修同為薛簡肅公子壻

友壻四人　**締姻五女**　唐牛僧孺長女適苗愔次適張洙三適張希復四適鄧叔四人為友壻　宋史張方平子恕娶滕達道第五女與何洵真王渙之並為友壻

翁壻四

增館甥貳室孟子帝館甥於貳室注妻父曰外舅謂我爲舅者吾謂之甥謀及婦人左傳鄭祭仲專鴈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何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趙之側室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君之壻也

原請倩史記黃氏請倩注倩女壻也

美如陳平史記陳平欲娶富者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富人張負有女五嫁而夫輒死人莫敢娶平欲娶之負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妻平仲曰平貧不事產業負曰人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遂以女妻平

賢如伯鸞後漢書梁鴻字伯鸞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年至三十父母問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娶之

呂範與婚吳志呂範字子

衛少為縣吏有姿容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覩呂子衛寧久貧賤耶遂與婚

增指濬告母 晉書王濬字士治為河東從事刺史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史令女於內觀之指濬告母邈遂妻焉

冰清玉潤 又曰樂廣字彦輔人謂之冰鏡女壻衛玠字叔寳時號玉人故時語曰婦翁冰清女壻玉潤

見蛇不怖 宋書劉秀之十餘歳時與諸兄戲忽有一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驚怖秀之獨不動衆共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器許以女妻之

必居此座 南部新書封德彝即楊素之壻素為僕射嘗撫其座曰封郎必居此座後果如其言

仕為宰相 唐書陝州刺史王當有女令袁天綱擇壻曰惟果毅姚某有貴子宜嫁之時人笑焉乃姚崇也時二十三好獵都未知書母勸令讀書折節向學以晚節入仕位至宰相

貴顯朝廷 又曰郭子儀七壻皆貴顯

朝廷文振道大臨川集昔韓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壻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為君半子劉禹錫祭楊庶子文乃命長嗣為君半子桐葉為媒詩話蜀尚書侯繼圖本儒士一日秋風四起倚樓有大桐葉墜下葉上有詩云拭翠斂雙蛾為鬱心中事桐葉下庭除知我相思字侯貯巾箱凡五六年卜任氏為婚始知為任氏所書

翁壻五

增詩宋陳后山詩曰丈人東南來復向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程期親年多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曛暑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　蘇東坡和

王子立風雨敗書屋有感詩曰婦翁不可撾王郎非嬌客十年為從學苦淡共陻厄燕雀喤鴻漸犬羊睨麟獲偶逢涇渭分昨夢春冰釋平生五車書纔吐二三策已作謗薰天金珠果可益君窮一窓下風雨更削迹詩工知學進詞苦見意迫俗情傲倩贅婦舍不暖席南治從東來不同彼嘲劇師儒難並世日月過箭疾公今未有田把筆耕六籍

乳母一

增禮內則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士之妻自養其子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乳母二

增後漢書曰安帝時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閏與帝乳母王聖嘗共譖太后兄執金吾鄧悝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王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侈虐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王聖及黨皆見徙

乳母三 庶母 慈母 保母 生母 孩幼

童卝並附

原令取玉環 為之練冠 晉書羊祜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玉環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人以李氏子祜前生也 禮記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慈母無服今君為之服是逆古典公不忍為之練冠自昭公始也

所使教子 不令徙邊 禮記外有師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史記漢武少時東武乳母常養帝詔令乘車馳送乳母子孫奴婢橫暴不忍致法有司請徙於邊郭舍人謂乳母曰入辭去勿疾行而數回顧乳母如其言舍人叱之曰何不疾行陛下壯矣寧須汝乳帝悟乃不令乳母徙邊

抱元兼重 敵射俱亡 桓靈寶初生魁偉奶母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重兼常兒也 列女傳魏節乳母者魏

公子乳母也秦破魏皆誅諸公子乳母與公子俱亡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身蔽公子公子與乳母俱亡秦王義之葬之以卿禮

增密求顧況 慰諭姚坦

唐書韓晉公為浙西觀察使有乳母通求外事公欲殺之密求顧況嘗救況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知其守禮法乳母先犯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臥即要乳母今為侯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遽捨之　綱鑑益王元傑宋太宗第五子也王每有過失翊善姚坦輒盡言規正左右教王稱疾帝憂甚召乳母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拘束不得自便耳帝曰吾選端士輔王為善今乃使我逐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汝輩教之耳杖乳母於後園召坦慰諭之

率視窆封 親為銘誌

韓文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真為韓氏家乳其兒愈愈生未再週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忍棄去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州入朝為

御史國子博士尚書都官員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二男五女時節受慶賞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四病卒葬河南縣北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於石納諸墓為銘　下蘇子瞻乳母事見後志銘内

增

庶母妾稱少母　**符無外家**　朱子語録五峯稱妾為少母爾雅婦謂夫之庶母為少姑　王符傳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人所賤隱居著書以譏當世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潛夫

不使漱裳　**每令進餕**　禮記諸母不漱裳注曰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崔道固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弟逼其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謂人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諸兄所使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而賤其諸兄

屈節為妾　**受**

聘持家 晉周顗母事見女類 陶侃母湛氏新淦人初侃父丹聘為妾生侃侃陶氏貧賤母紡績持家

增慈母以貴父命 皆居子室 禮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汝以為子命子曰汝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又内則異為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

慈不服喪 妾弟世祭 上詳前 禮喪服小記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注云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

增保母為孺子室 作保母銘 上見慈母注 蘇東坡銘保母墓先大夫之妾楊氏名金蟬眉山人年三十始隸蘇氏頽然順善也為弟轍子由保母年六十八熈寧十年六月巳丑卒葬于徐州屬纊不亂子由官于宋載其柩殯于開元

僧寺後八年軾自黄遷汝過宋葬之于宋東南三里廣壽院之西銘曰百世之後陵谷易位知其為蘇子之保母尚勿毁也

增生母鞫獄得母　棄官尋親

漢書杜羔有至性其父為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為澤潞判官鞫獄私第有老婦辨對見兼出入竊語人曰此少年狀類吾夫訊之故羔母也遂迎侍而歸羔官至工部尚書　東軒筆録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獲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為關中民妻壽昌即棄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美之

乞追母服　泣奉親歸

東坡志林蔡延慶所生母已亡不為服久矣聞李定不服所生母服為臺中所評乃乞追服則知蟹匡蟬緌不獨成人之弟也　又曰謝用母馬氏苦於嫡還其母家改適孚溪用長始知為馬所生日夜顲天求得其母一日宿農家

有寡嫗彼此相告以故即馬氏也涕泣迎歸

來往兩家　誕生二子 聞見錄陳璀之父與潘良貴之父情好甚密潘一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相似獨一事不如公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母也未幾還潘氏生良貴其母遂來往兩家焉　江湖記聞乾道間單尚書夔生母本媵也生尚書後往耿氏生侍郎廷年及死尚書侍郎爭葬其母事達朝廷孝宗曰二子母爭朕為葬之衣冠之家以為美談

原孩幼五月　能言　終日不嗄 莊子老聃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能言　老子嬰兒之未孩終日號而不嗄

原童丱稚齒　童心 稚齒十歲也　左傳魯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

隅坐　晏起 禮記童子隅坐而執燭隅坐者不與成人並禮　又曰孺

子早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注孺子幼子也

羈貫　總角

穀梁云子生羈貫成童成童不就師父之罪也羈貫謂交午翦髮也　詩總角丱兮

負劍　舞勺

禮記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謂若負劍抱之也又曰十三學樂誦詩舞勺

不衣裘　能奉雉

又曰童子不衣裘裳言太溫也　傳豎牛母曰予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蓋五六歲

佩韘佩觿　不踴

不杖

詩童子佩觿童子佩韘　禮記童子哭不偯不踴不杖不菲不廬注不備禮也

乳母四

增鳳凰九子

談藪宋何承天為著作郎時新著作多貴游少年或戲承天為妳母承天曰鳳凰將九子妳母何嫌耶

乳母五

增誌銘宋蘇子瞻乳母銘曰乳母任氏名採蓮眉州眉山人父遂母李氏事先夫人三十有五年工巧勤儉至老不衰乳母亡姊八娘與軾養視軾之子邁迨過皆有恩勞從軾官於杭密徐湖謫於黃元豐三年八月壬寅卒於黃之臨皋亭享年七十有二十月壬午葬於黃之東阜黃岡縣之北銘曰生有以養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二百五十一

